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六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吴紹昱

謄録監生臣邵卿雲

文選卷六十

梁　昭　明　太　子　蕭　統　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良曰述其德行之狀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任彥昇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

公道亞生知照隣幾庶五臣本作庶幾　善曰論語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傅季友修張良廟教曰道亞黃中照隣殆庶向曰亞次也言道次於生知之性也照明隣近也言明近於庶幾之道也孝始人倫忠為令德公實體五臣本作禮之非毀譽所至善曰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左氏傳君子曰忠為令德論語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體行也莊子曰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　銑曰非人言辭所能毀

罄以至於此

天才博贍學綜該明善曰郭子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淄岳任府君畫讚曰學綜羣籍智周萬物　濟曰綜理該通也

至若五臣本作乃字曲臺之禮九師之易善曰七略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后蒼為之辭至今記之曰曲臺記又曰易傳淮南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漢書音義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　翰曰曲臺行射禮之所也漢淮南王安者有明易者九人號九師也

樂分龍趙詩析先歷齊韓善曰漢書曰雅琴趙氏七篇名定渤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表又曰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也又曰詩魯齊韓三家應劭曰申公作魯詩韓嬰作韓詩臣瓚曰韓固作齊詩也　良曰雅琴龍氏有九十九篇趙氏七篇韓齊二家作詩而能析理也

陳農所未究河間所未輯善曰漢書曰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

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又曰河間獻王德從人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　向曰言竟陵王及其所未窮盡者未采集者皆復重興其事也

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歟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劉靚方策所載靡不必綜　向曰謂上諸學校之事有一人善者無不兼理而學之

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揚史

善曰東觀漢記曰沛獻王輔永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尚席取卦具自卦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大雨上即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邪輔上書曰案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出雲為雨蟻穴居而知雨將雲雨蟻封穴者故以蟻為興文詔報曰善哉王次序之又曰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紀示東平獻王蒼蒼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上甚善之

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類相如揚雄前代史岑之比　銑曰漢明帝時大旱御雲臺之上筮得蹇卦帝不解以問沛獻王輔輔上書言蹇者坎上艮下此山有承水雨即至矣果如其言又東平王蒼上書天子甚善之以問左右賢臣左右皆曰其才如揚雄史岑也

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蔑如也　善曰漢書曰淮南王安上使為離騷傳旦受詔至食時上世說曰魏文帝令陳思王七步成詩詩曰萁在竈下然豆居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良曰漢淮南王安好書天子使為離騷傳朝受詔至食時進之魏陳思王植有奇才文帝令作詩七步而成比之於王攸則蔑如也

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　善曰沈約宋書曰沈攸之字仲達為荊州刺史順帝即位攸之帥武義至夏口反毛詩傳曰無然畔援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睢盱跋扈尚書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

臧榮緒晉書曰武陵王令曰荊州勢據上流將軍休之委以分陝之重　向曰跋扈畔援也上流荊州也時攸之為荊州刺史宋順帝即位起兵作亂時以荊州比陝州為分陝陝之望也如侯甸之服故云陝服也

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並鎮盆口善曰沈約宋書曰明帝第六子燮字仲綏封晉熙王進號鎮西沈攸之舉兵鎮尋陽之盆城又曰邵陵殤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出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鎮盆口　向曰二王並以攸之之亂鎮盆口也盆口江州也

世祖毗贊兩藩而任摠西伐善曰沈約宋書曰齊王太子奉晉熙王燮鎮尋陽之盆城　向曰時齊世祖為齊王太子輔贊二王之政西伐沈攸之亂也兩藩二王也

公時從在軍銑曰從世祖在軍也

鎮西府版寧朔將軍銑曰以版封受為寧朔將軍非臺署之輔也

軍主南中郎

版補行參軍署法曹善曰沈約宋書曰除拜則為參軍事府版則為行參軍翰曰軍主謂軍之中長也署主也言為軍守王法之官也于時景燭雲火風馳羽檄善曰言雲火之多如景之照羽檄之疾若風之馳太公六韜曰雲火萬炬以防夜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漢書高祖曰以羽檄徵天下兵良曰雲火烽火也羽檄徵兵書也言烽火照天下如日景之照也軍書之急如風馳羽飛也謀出股肱任切書記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書記翩翩向曰股肱猶左右也書記謂文學之士也遷左軍五臣本無左邵陵王主簿記室參軍向曰掌書記文學之任也既允焚林之求實兼儀形之寄刀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弘益善曰文士傳曰太祖雅聞阮瑀名辟之不應連見逼促乃逃入山中太祖

使人焚山得璃送至召入太祖時在長安大延賓客怒不與語使就伎人列璃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為知己死女為悅己玩思義苟潛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捉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署為記室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承字安期司空東海王越以為記室參軍雅相敬重勅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　濟曰言其有大才故刀筆不足以宣其功蓋以為技也風儀體氣所以大益於人倫也銑同善注

除邵陵王友又為安南邵陵王長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善曰尚書王曰爰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此蓋關河之重複決決大邦　銑曰東夏會稽

郡也複阻也

選眾而舉敦說斯在善曰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左氏傳曰晉蒐於被廬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君其試之　良曰選於眾官舉之為會稽太守重德悅才其在於竟陵王也敦重也

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廣樹藩屏善曰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室　濟曰太祖高皇帝受宋順帝禪位而為天子也廣樹藩屏謂封子弟為諸侯王

公以高昭韶武穆惟戚惟賢善曰西漢書韋玄成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也音韶漢書文帝詔曰左賢右戚　向曰竟陵王於高祖為昭於武帝為穆惟辭也戚親也言其為昭穆親賢也

封聞喜縣開國公食邑

千户又以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善曰漢書曰倪寛為農都尉大司農奏課連最韋昭曰連最得第一也　銑曰言其為太守奏功課與諸郡相連而比其考為第一故曰連最也最第一也越人之巫覡正風而化俗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筮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吏輒行罰於後遂斷絕百姓以安　翰曰事鬼神曰巫言越人好為淫祀以事鬼神而竟陵王理之都邑正風而人俗化為一也篁竹之酋感義讓而失險善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臣聞越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范曄光武紀贊曰金湯失險　良曰越南之俗處於谿谷篁竹之中常恃其險而竟陵王理之其酋長之徒皆感義讓之風而弃其險阻以歸其德也竹叢曰

篁失弃也邪叟忘其西炅五臣本作忘於西景龍丘狹其東皐善曰華嶠漢書曰劉寵拜會稽太守徵爲將作大匠山陰有五六老叟自若邪山谷出送寵曰聞當見弃故自扶來送潘安仁楊經誄云日炅景西望子朝陰范曄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人拜會稽都尉年十九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志不降辱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洒掃其門猶懼辱焉召之不可使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來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阮籍奏記曰將耕東皐之陽輸黍稷之稅　向曰邪謂若邪谿也後漢劉寵爲會稽太守帝徵拜將作大匠有老叟五六人出自若邪谿人齎百錢送寵皆戀寵德義忘夕而不反西景謂日夕也言說慕德化而狹其耕農故出仕也東皐則耕農之所也

會武穆皇后崩公呈言奔

波泣血千里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人父璣之后生子良禮記曰惟父母之喪見星行行夜見星而舍毛詩曰星言夙駕仲長子昌言曰救患赴急跋涉奔波者憂樂之盡也禮記曰高子皐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銑曰星言早行侵星也水漿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善曰禮記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濟曰禹穴在會稽山言其從會稽而至於都也逮衣裳外除心哀內疚善曰禮記曰親喪外除鄭玄曰日月已竟哀不忘也嵇康幽憤詩曰心焉內疚爾雅曰疚病也翰曰逮及也疚病也謂除脫衰服也禮屈於厭烏甲降事迫於權奪善曰禮記曰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於其妻之父母鄭玄曰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晉起居注宋公表曰

情由權奪也　良曰禮父在母喪服期為尊在屈厭而
降之事理又迫於權宜而奪哀情使入仕也謂將授征
虜將軍也　而茹慼肌膚沈痛創鉅　善曰廣雅曰茹食也禮記
曰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　向曰言
茹食憂苦損其肌膚沈於痛毒如創痛之至傷慼憂鉅
至也　故知鐘鼓非樂云之本縗麤非隆　五臣本作降　殺所戒之要
善曰論語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馬融曰樂之所
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左氏傳曰齊晏桓子
卒晏嬰麤衰斬寢苫枕草孫卿子曰喪三年何也曰加
隆焉故三年以為隆緦小功以為殺鄭玄禮記注曰有
隆有殺進退如禮莊子曰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
主詳在於臣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哭泣縗經隆
殺之服哀之末　翰曰樂之與禮本要在於中情豈
以鐘鼓之聲縗麤之服升降以為禮樂乎隆升殺降　改

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徙戚里內屬政非一軌俗備五方善曰三輔黄圖曰宣帝為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漢書萬石君傳曰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漢書秦地五方雜錯　良曰漢宣帝為杜陵徙良家五十戶居於陵天子有親姻者居之名曰戚里言齊亦倣漢有此事內屬當族親也言政非一法使風俗必備五方作則也公內樹寬明外施五臣本作馳簡惠善曰馮衍說鮑永曰幸蒙危言之世遭寬明之時臧榮緒晉書曰吳隱之為晉陵太守布政簡惠神皐載穆轂下以清善曰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皐漢書谷永上疏曰薛宣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胡廣漢官解故注曰轂下喻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范曄後漢書曰楊璉為零陵太守郡境以清　翰曰神皐良田也謂都畿之內也載事也穆和也言都畿之內政事以和輦

轂之下其化之清也轂下帝都也武帝五臣本作皇嗣位進封竟陵郡王食邑如千戶濟曰如千戶猶若千也蓋食邑無定戶故也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翰曰是時有後魏在北而齊在江南北地皆非其所有志思北土故江南別置徐兗等州以為南州也遷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兗徐北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向曰兗青冀並在北不得至其州蓋遙授也兗徐接壤素漸河潤善曰漢書武帝詔曰淮南衡山兩國接壤東觀漢記曰拜郭伋潁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向曰素本漸及也未及下車仁聲先洽善曰漢書曰班伯為

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玉關靖柝北門寢扃**銑曰下車謂初至也洽徧也善曰漢書曰龍勒有玉門關周禮曰凡軍事聚㯉鄭玄曰擊㯉兩木相敲行夜時也㯉與柝同史記曰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駰曰齊之北門說文曰扃外關閉之關　濟曰玉關塞門關名也柝謂夜擊守更木也此言後魏在北故北之匈奴玉關也靖柝謂疆界無守備也北門謂潤州為國之北門也寢扃謂除其關守也**朝吉以董司岳牧敷興邦教**善曰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董司垂方過實引罰孔安國尚書傳曰董督也藩岳闕中詩曰岳牧慮殊禮記司徒明七教以興民德尚書曰司徒掌邦教　翰曰朝吉天子意也董正也司主也岳牧太守也敷布也興起邦國也言天子之意以正百官之主司者以太守之任為重**方任雖重比此為輕**善曰山將布起國家之政教也濤啓事

曰方任雖重比此為輕　銑曰方任謂太守也言太守雖重比此司徒侍中之職太守為輕也

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又授車騎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又如故

良曰謂前兼司徒今即正授司徒即侍中如故

上穆三能

五臣本作台

下敷五典

善曰漢書曰三能色齊君臣和蘇林曰能音台尚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五典克從孔安國曰五典五常之教　銑曰穆和也三台星名主三公位也三台星色齊則君臣和也敷布也五典五常之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

闡玄闈以闡化寢鳴鐘以體國

善曰玄謂道也太玄經曰玄門混沌難知孫放敷詩曰一往縱神懷矯跡步玄闈范曄後漢書曰桓榮為五更贊曰待問應若鳴鐘　翰曰闡開也闈門也言開正道之門以闡揚天子化也謂其

雖貴而息其擊鍾鼎食之盛以尚節儉之道以體國家之理也寢息也

翼亮孝治緝熙中教

善曰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司徒故曰中教　向曰翼佐也亮猶行也緝和也熙廣也言佐天子行其孝理使天下大和廣布中平之教

奪金恥訟蹊田自嘿

善曰呂氏春秋曰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衣冠之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捕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左氏傳申叔時謂楚子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以重矣　銑曰言竟陵王執政人皆不為爭訟蓋德化之所及也有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得奪牛之罪重於蹊田之罪也言今蹊過於田者乃懷其義讓亦嘿然不相爭奪矣蹊道也言牛行於田以成道也

不彫其朴用晦其明聲化之有倫繄公是賴

善曰

呂氏春秋曰賢不肖各反其質行其情不彫其素高誘曰素樸也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潘元茂九錫文曰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　翰曰物皆任其質朴不作彫鏤外貌如晦其內則明也倫次也繫發語之聲也繫公是賴謂政理賴得此公也

庠序肇興儀形

國冑師氏之選允歸善本作師字**人範**善曰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鄭玄曰皆學名也毛詩曰儀形文王衣山松後漢書曰李膺風格儀形皆可師範尚書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周禮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法言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　向曰謂欲以為國子祭酒也庠序國學也肇始也冑子也謂百官之子皆學於中也故曰國子也師氏周官掌教國子也允信範法也言師氏之選信歸於竟陵王以為合法則也

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固

辭不拜八座初啓以公補尚書令善曰陳壽魏志評曰八座尚書即古六卿之任也晉百官名曰尚書令尚書僕射六尚書古為八座尚書　銑曰八座謂六尚書二僕射式是敷奏百揆時序善曰尚書曰敷奏以言又曰納于百揆百揆時敘王隱晉書詔曰今之尚書令皆古之百揆之任也　良曰式用也言用是忠良之德敷奏天庭則百事於是有次序也夫國家之道互為公私君親之義遞為隱犯善曰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有諫諍之義隱謂不稱揚其過犯謂犯顏色而諫也　五臣注同公二極一致愛敬同歸善曰國語欒共子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母生之師教之君食之生非食不長非教不智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向曰公謂竟陵

王也二極謂君親也一致謂忠孝同為一也愛敬之道同歸君親也亮誠盡規謀猷弘遠矣善曰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晉中興書冊陶侃曰公經德秉哲謀猷弘遠　濟曰亮信猷風弘大

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悉

也

如故舊維淮海今則神牧善曰尚書曰淮海維揚州地里書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　銑曰揚州近淮海二水神牧謂竟陵王治之如神神明矣牧即刺史也編戶殷阜萌五臣本作甿俗滋繁善曰漢書呂后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良曰編戶萌俗皆百姓也殷眾阜盛也滋繁言多也不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善曰周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日見也楚辭曰眾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

頌之解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絲綸允緝善曰兩都賦序曰日月獻納周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翰曰樞機言語也絲綸天子之言也允信緝和也武皇晏駕寄深負圖善曰應劭風俗通曰宮車晏駕謹按史記曰王揩謂范雎曰夫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柰何者一日宮車晏駕是事不可知也君雖恨於臣是無可奈何謂秦昭王以天下終也昔周康王一旦晏起侍人以為深刺天子當夜寢早作身省萬幾如今崩殞則為晏駕矣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覩四門之墉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　向曰晏駕謂天子崩寄深負圖謂授命輔少帝也負圖者負託帝圖以朝百辟也公仰惟國典俛遵遺託拊擗天倫踊絕于地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

善曰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先弟後天之倫次也禮記曰婦人擊心爵踊鄭玄曰爵踊足不絕地也　濟曰擗撫心哭也天倫兄弟也言撫心哭其兄弟號踊隕絕于地也　銑曰居喪之節如前武穆皇后之憂水漿不入口而哀心内疚

聖主嗣興地居旦奭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世祖崩太孫即位　良曰鬱林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武帝崩太孫即位故云嗣興地居旦奭謂如周公召公輔相成王之事

有詔策五臣本作崇**授太傅領司徒餘悉如故**

坐而論道動以觀德善曰周禮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禮記曰樂行而民向方可以觀德矣　翰曰坐而論道三公之職也其責重人尊敬之故坐而論道與百官異也舉動所為皆天下所觀其德也

地尊禮絕親賢莫貳善曰晉中興書恭帝詔曰大司馬地隆任重親賢莫貳班固諸侯王

表序曰親親賢賢褒功表德　向曰位居尊重之**又詔**北與百官禮儀隔絶則親戚賢臣皆無有二心也

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劒履上殿銑曰天子敬重其德有詔使入天子之朝不趨走讚言也不名謂不稱名百官皆不得帶劒履上殿而竟陵一人天子獨許之敬之甚也**蕭傅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五臣本作矣　善曰漢書曰上賜蕭何帶劒履上殿入朝不趨又曰上欲自行擊陳豨周綜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而綜與傳寛同傳寛無不趨之言疑任公誤也魏志曰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賜劒履上殿入朝不趨晉公卿禮秩曰汝南王亮秦王東吳王晏梁王肜皆劒履上殿入朝不趨

濟曰蕭傅謂蕭何傅說也曹真魏太祖族子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入朝不趨司馬宣王得乘輿上殿今言

竟陵賢則如蕭傅親則如曹司二者公實兼之復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統良曰統紀也言更欲益崇其德之紀進督南徐州諸軍事餘悉如故並表䟽累上身沒讓存善曰王隱晉書曰武帝贈羊祜詔曰身沒讓存遺言益厲　翰曰䟽表也身死而讓辭不已謂讓徐州諸軍事天不慭魚靳遺梁岳頹峻善曰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誄之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遥於門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　翰曰慭且也言天不且遺其福而且亡此人如太岳頹其峻峯也梁岳太山也某年某月日薨春秋三十有五詔給溫明秘器斂以衮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太官供給禮也善曰漢書曰大將軍霍光薨賜

東園溫明秘器服虔曰東園處此器象如桶開一端漆畫懸鏡其中置尸上歛并蓋之周禮曰三公自袞冕而下又曰上公九命 向曰溫明秘器皆凶器也袞章龍服也九命謂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錫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言將備此禮也 銑曰大鴻臚官名也監謂監葬事也護助也太官掌食之官

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

善曰東觀漢記曰東海王彊薨上發魯相所上檄下牀伏地舉聲盡哀至長樂宮白太后因出幸津門亭發喪 向注同

豈徒春人不相傾壥罷肆而已哉

善曰史記曰趙良謂商鞅曰五羖夫夫死秦國男女莫不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劉縚聖賢本紀曰子産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于巷商賈哭于市農夫哭于野 五臣注同 翰曰相春人送杵聲也壥郊野也肆市也

乃下詔曰褒崇庸德前王之令

典追遠尊戚沿情之所隆 善曰禮記曰禮樂之情同故明王相沿也鄭玄注曰沿猶因述也 濟曰庸功也前王謂古先帝王之善法也追遠亡者尊其親戚蓋因情所感也令善典法沿因也

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 良曰謂督察諸軍之事 體睿履正神監 五臣本作鑒 淵邈道 五臣本作首 冠民宗具瞻惟允 善曰毛詩曰民具爾瞻 翰曰睿聖也履正謂履其正道也淵深邈遠也向曰首冠謂道德高也民宗謂天下所尊仰也具瞻望其美可謂當矣允當也 肇自弱齡孝友光備 善曰毛詩曰張仲孝友 銑曰肇始也弱齡謂幼年也光大也 爰及贊契協升景業燮和台曜五教克宣 善曰

台曜及五教並已見上注　翰曰賛助天子令井大業也契謂王者所執也景大也　良曰燮理也台曜三台星光也主三公之位也五教五常之教也克能也

敷奏朝端百揆惟穆

善曰尚書曰敷奏以言晉中興書謝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尚書曰百揆時叙　濟曰揆事穆美也

寄重先顧任均負圖

善曰先顧則顧命也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作顧命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覩四門之墉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　翰曰謂先帝顧命輔少君也漢武帝畫周公輔成王圖以喻霍光令相昭帝故竟陵之奉顧命任與此同也

諒以齊徽二南同規往哲

善曰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向曰諒信徽美也二南謂周公召公也往哲則二南也謂周召輔成王

故與之齊美方憑保祐永翼雍熙善曰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　銑曰保安祐福翼佐雍和熙廣也言國家欲憑竟陵之德安福社稷長佐天下致和平以廣政化也天不憖魚靳遺奄見薨落善曰左氏傳曰孔子卒公誄之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方言曰奄遽也尚書曰帝乃殂落良曰憖且也薨落死也哀慕抽割震動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龔吉善曰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尚書曰謀及卜筮孔安國曰龜曰卜又曰乃卜三龜一習吉龔與習通濟曰先遠戒期謂葬日也龜謀謂卜也龔吉謂得吉日也茂崇嘉制式弘風猷向曰式用也可追崇假黃鉞善曰尚書曰王左杖黃鉞孔安國曰鉞以黃金飾斧　翰曰假之以名非真得也黃鉞以金飾斧天子賜諸侯乃得專征伐也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

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綟麗綬具九錫服命之禮善曰魏晉官品曰相國丞相綠綟綬范曄後漢書曰曹操自為魏公加九錫韓詩外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謂之九錫也　銑曰綟綵也綬丞相之服飾也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也錫賜也古者諸侯有大功必有此賜以示重賢也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鑾輅善曰甘泉鹵簿曰游車九乘禮記曰乘鑾輅駕蒼龍輅音路　濟曰九旒旗也鑾輅車也黃屋左纛徒到轀温輬涼車善曰漢書曰紀信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黃屋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纛毛羽幢在乘輿衡左方上注之纛音導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轀輬車文穎曰如今喪轜

車　良曰此上皆天子服用之具以給之者示親重也黃屋者以黃繒為車蓋也左纛以毛牛尾為之在駕車之馬駿上致之轀輬**前後部羽葆**音保**鼓吹挽歌二部虎**車天子喪車名也

賁班劍百人善曰漢書韓延壽給羽葆鼓車歌車張晏曰羽葆幢也服虔曰如今鼓吹歌車也晉公卿禮秩曰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虎賁二千人持班劍馬　翰曰以鳥毛為幢幡者謂之羽葆也　向曰虎賁勇士名也班列也言使勇士行列持劍以為儀仗也**葬禮一依晉安獻王孚故事**善曰王隱晉書曰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封安平王薨謚曰獻詔喪事一依漢東平獻王孚故事　翰曰晉宣帝弟謚曰獻竟陵葬禮一依孚故事**公道識虛遠表裏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善曰范曄後漢書郭林宗曰黃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魯連子曰東山有松千仞無枝非

為正直無枉自然僕妾不覩其喜慍近侍莫見其傾弛善曰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慍喜王隱晉書曰王邵為丹陽尹善禮儀侍人近習未嘗見其墮替銑曰慍怒弛廢也言其道德遐遠故喜怒之色不可覩焉謹奉禮法故傾廢之事莫能見之也他人之善若己有之善曰尚書穆公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民之不臧公實五臣本作實公貽恥善曰尸子曰見人有過則如己有過虞氏之臧德也向曰臧善也貽猶有也誘接恂恂降以顏色善曰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肅曰恂恂溫恭之貌濟曰進納賢良則和悅而下其顏色也誘進也恂恂和悅貌降下也方於事上好下規己善曰魏志劉寔曰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翰曰方正也言以正直事上也每所為事不善者好下人效規諫於己

也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善曰左傳叔向曰齊桓施舍不倦求善不厭　向曰殖猶資也帝子儲季令行禁止善曰文子曰夫抱順效誠者令行禁止　銑曰竟陵王武帝子故曰帝子皇太子弟故曰儲季國綱天憲實諸掌握善曰范曄後漢書劉陶曰今權官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淮南子曰執節於掌握之間　良曰實致也未嘗鞠人於輕刑錮人於重議善曰東觀漢記曰袁安為尹十餘年政令公平未嘗以贓罪鞠人常嘆曰凡士之學高欲望宰相下及牧守錮人於聖代尹不忍為也　向曰鞠問也錮執也言人有輕刑者寛而不問議人罪名不執其重科蓋仁人也人有不及內恕諸己非意相干每為理屈善曰晉中興書曰衛玠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翰曰以辭理屈之則非意不能相干也任

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善曰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天
下之重也如此東觀漢記鄧悝
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華袞與緼緒張呂同歸山藻與蓮茨俱逸善曰
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遵華袞猶朱其紱韓詩子
路曰曾子褐衣緼緒未嘗完論語曰臧文仲山節藻梲
色咸曰節者栭刻鏤為山梲者梁上楹畫以藻文聖主
得賢臣頌曰長於蓬茨之下　銑曰言齊其貴賤好惡
也華袞三公服也緼緒貧賤服也山藻
華屋也蓬茨草屋也逸樂也伊皆也良田廣宅符仲
長之言善曰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
少好學博涉書記每州郡召命輒稱疾不就欲
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
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足以息四體之役　向曰後
漢仲長統常論曰使有良田廣宅臨川溝水足以息四
體之役也言竟陵王志願此事嘗有此言故云符仲長

之言也

邙山洛水協應叟之志

五臣本作性善曰應璩與程文信書曰故求遠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邙山託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　濟曰叟老也應老謂魏應璩與程文信書云南臨洛水北據邙山託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言竟陵王亦合此信也協合也

丘園東國錙銖軒冕

善曰以東國若丘園輕軒冕猶錙銖者鄭玄曰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　良曰東國魯也謂周公所封以之為大也八兩為錙十累為銖皆言輕也見東國如丘園之小視軒冕若錙銖之輕欲退靜山居為重也

乃依

五臣本作仍

林構宇傍巖拓架

翰曰拓開險隘之處以架屋也

清猨與壺人爭旦緹

提

幌與素瀨交輝

善曰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曰明月照緹幕楚辭曰戲疾瀨之素水　銑曰清猨謂猨鳴聲清也壺人壺刻漏人也夜作聲以候曉也

言山中猨與刻漏之人俱有聲若相爭而候其曉也緹赤繒以為幙裹者言張設於水與素波交映為光輝也瀨波也

置之虛室人野何辨

善曰莊子曰虛室生白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劉熙曰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殷仲文入剡詩曰野人雖云隔超悟必有比何曰置此小山中虛室則貴人與野人何所分辨蓋一理也

高人何點躡屩於鍾阿徵士劉虬獻書於衡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何點字子晳廬江人也隱居東籬門下望之墓側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命尚不屈非吾所識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虞孝敬高士傳曰何點常躡草屩時乘柴車蕭子顯齊書又曰劉虬字虛豫南陽人也豫章王為荆州牧辟虬為別駕遺書禮請虬修牋荅

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虬答書後以江陵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玠素屏風素憑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干寶晉紀何曾謂太祖曰阮籍如此何以訓世太祖曰度外人也宜共容之　濟曰何點皆當時賢人隱居者躡步也履草鞋也鍾阿鍾山也竟陵王遣何點捴叔夜酒杯除景山酒鎗故云古人之服謂服用之物也豫章王為荆州牧辟劉虬虬以書答不應辟故云獻書也衡山虬所居也自衡山作書以獻於王後豫章王命竟陵王作書與虬致以殊禮徵士謂德高徵而不就皆曰徵士也

屈以好士之風申其趨王之意

善曰戰國策曰先生王升造門欲見於齊宣王宣王使謁者迎入王升曰升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升為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宣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

乃知大春屈巳五王君大降節 善本有於字 憲后致之

有由也五臣本無也字　善曰范曄後漢書井丹字大春扶風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别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蔥菜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東觀漢記曰荀恁字君大鴈門人也永平中驃騎將軍東平憲王蒼辟恁署祭酒敬禮焉後朝會上戲之曰先帝徵君不奉驃騎辟反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惠下臣故不來驃騎將軍執法檢下臣故不敢不來　良曰憲后即獻王也致之有由言雖隱逸致而用之必有所由也其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時序言之已詳向曰言山居四時有所序述之文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文惠太子懋字雲喬世祖長子昭業即皇帝位追尊

為文皇帝山濤啓事曰保傅不可不高天下之選羊祜秉德義克己復禮東宮少事養德而已論衡曰治國之道一曰養德養德者養名高上之人亦能敬賢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銑曰謂文帝未即位時養德於東宮也

同符契於作者之列有所述焉

爰造九言實該百行

善曰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言德言賢言親言善言靜言昭言眞言節言義孔臧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　翰曰文皇帝著九言之書一曰言德二曰言親三曰言賢四曰言眞五曰言善六曰言靜七曰言昭八曰言節九曰言義此書實可以通人之百行也該通也

遵善本作導字衿褵离於未萌

申炯古永戒於茲日

善曰衿褵施衿結褵也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悅曰勉之敬之毛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萇曰褵婦人之幃也幽通賦曰既訊爾以吉象又申之以炯戒　向曰遵法也褵帶也炯

明也言書之可為法則佩於衿帶以慎未萌又可申為明戒行於今世也**非直旦暮千載故乃萬世一時也命公注解**善曰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注解　銑曰謂九言非但朝暮見之如千載之遇亦萬世已去有此一時之美故命竟陵王注解**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善曰竟陵王集云衛將軍王儉為九言序賛**山宇初構超然獨往**善曰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也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注曰獨往自然不復顧世濟曰謂上依林九言之序也傍巖所構屋宇也**顧而言曰死者可歸誰與入室尚想前良俾若神對**善曰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曰死者若可作吾誰與歸思玄賦曰尚前良之遺風王隱晉書劉琨曰神爽忽然若已

之侍對也　良曰顧山中屋宇而言也死者可歸謂自古賢聖既死矣可復生乎言不可也誰與入室謂無賢聖與共入此室則想前賢良之人欲畫之於室使若魂神與我相對也

乃命畫工圖之軒牖既而緬屬賢英旁思才淑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貌　翰曰緬遠也淑美也

匹婦之操亦有取焉　向曰列女亦圖畫也

有客游梁朝者從容而進　銑曰梁朝謂梁孝王好賢令假設有客游梁朝者以發後詞

曰未見好德愚竊惑焉即命刊削投杖不暇　善曰論語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禮記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天乎子之無罪曾子怒曰喪爾親使民未有聞喪爾子喪爾明汝何無罪子夏投其杖而拜之　濟曰言畫列女似好色不好德而游梁之客譏之云愚竊惑焉竟陵聞過將遷即命使除削列

女之圖也曾子言子夏之過子夏投杖而拜之悟過也言竟陵王知過投杖不暇言急而忘投也投弃也杖謂所拄之杖公以為出言自口驥騄不追聽受一謬差以千里善曰鄧析書曰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而急駟馬不能及易乾鑿度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　翰曰驥騄良馬也聽受人言恐有一失差於千里謂去於所言遠也所五臣本作乃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善曰李尤集序曰尤好為銘讚門階戶席莫不有述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　向曰謂門階戶席言作箴寄情於物垂示於人所訓戒也先是震于外寢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公曰此天譴也無所改修以記吾過且令戒五臣本作誡懼不怠善曰左氏

傳曰震夷伯廟罪之也屈原曰逢時不祥杜預左氏傳注曰葺覆也左氏傳曰晉侯求介之推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翰曰震謂霹靂也外寢外屋也匠者謂占禍福也治葺謂修治也譴謂遣告其有罪也怠慢也言人勤修所震之室公將記過且為誡懼也

從諫如順流虛已若不足

善曰王命論曰從諫如順流莊子曰人能虛已以游於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太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良曰虛其已心以受人言常受之不足也

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旨

善曰左氏傳曰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銑曰受人藥石之言若味滋美之味也藥石謂忠言益於人如藥石之除疾

信必由中貌無外悅

善曰左氏傳曰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濟曰中謂中心也言信人忠言實由中心也凡受人忠言者則外貌雖悅而中心實怒故此無外悅者真

性悦也

貴而好禮怡寄典墳

善曰論語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讀三墳五典　向曰怡樂也

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

善曰孫卿子曰是謂以已為物役　尚書曰禹曰予思曰孜孜又曰無怠無荒　翰曰物役謂從王事也孜孜勤貌謂雖役從王事勤而好道無懈怠也

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

善曰淨住序云遺教經云波羅提木叉是汝大師若住於世無異我也又云波羅提木叉住則我法住波羅提木叉滅則我法滅是故衆僧於望晦再說禁戒謂之布薩外國云薩此云淨住亦名長養亦名增進所謂淨住身口意身絜意如戒而住故曰淨住子者紹繼為義以沙門淨身口七支不起諸惡長養增進菩提善根如是修習成佛無差則能紹續三世佛種是佛之子故云淨住子　向曰又撰集四部書以甲乙丙丁次之述略佛教以為子史之書淨住子謂佛教也

並

勒成一家懸諸日月善曰漢書曰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闕成一家言揚雄方言曰雄以此篇目頻示其成者張伯松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銑曰此言書傳之後世如日月懸於天永不朽也

弘洙泗之風闡迦維之化善曰禮記曽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世作佛生天竺迦維羅衛國　良曰洙泗水名孔子講教之處迦維佛國名言能弘大孔子之風闡釋迦之化也

大漸彌留話言盈耳黜殯之請至誠懇惻善曰尚書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論語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彌

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　翰曰衛大夫史魚病將卒同善注是為黜殯也言竟陵將死此請亦懃懇而惻痛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易名之典請遵前烈謹狀　善曰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也禮記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　濟曰言豈古人所謂立言不朽者歟蓋易名立謚典請遵奉古人之盛烈

弔文

弔屈原文一首 并序

賈誼

誼為長沙王太傅既五臣本無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善曰韋昭曰謫譴也字林曰丈厄切　良曰謫責也言誼非罪被責出於長沙遠國也意不自得謂不得志也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羅而死向曰汨羅水名誼追傷之因以善本無以字自喻其辭曰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廷譏之因是文帝遷為長沙太傅及渡湘水投弔書曰闒茸尊顯佞諛得志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愬也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善曰張晏曰恭敬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琴操伍子胥歌曰俟罪斯國志願得兮　翰曰恭承嘉惠謂承天子之命也俟待也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善曰韋昭曰皆水名羅今為縣屬長沙汨水在馬汨音覓列子曰吾側聞之言至湘水託流而弔　銑曰造就也湘水名汨羅水流入湘川故就託此水而弔之先生即屈原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善曰張晏曰讒言罔極罔極言無中正周書文王曰惟世罔極汝尚助予　濟曰言遭當世讒邪之人無極乃喪隕其身罔猶無也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七合茸如勇尊顯兮讒諛得志善曰胡廣曰闒茸不才之人無六翮翱翔之用而反尊顯為諂諛得志於世也字林曰闒茸不肖也　翰

曰鸞鳳喻賢人也鴟梟惡鳥也諭讒人也竄藏也良曰闒茸皆小人也言小人在尊重之位讒邪諂諛之人皆得志在朝也**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善曰胡廣曰逆曳不得順道而行也倒植者賢不肖顛倒易位也植史記作值銑曰逆曳謂不得順其正道也賢良方正之士皆在草澤小人在位故云倒也**世謂隨夷為溷**胡本**兮謂跖**之石**蹻**居略**為廉**善曰服虔曰殷之賢士卞隨也韋昭曰夷伯夷也溷濁也史記隨字作伯李奇曰跖魯之盜跖蹻楚之莊蹻向曰卞隨伯夷皆古之貞介士也盜跖莊蹻皆盜賊之人也言人皆反以貞介為溷濁盜賊為廉清者喻弃賢用不肖**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息廉反善曰吳越春秋曰干將者與歐冶同師俱作劍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干將造劍二故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妻之名也漢書音義曰銛謂利也翰曰莫邪神劍名也

鉛錫也銛利也言君賤賢用不肖以神劍為鈍以錫刀為利也

于嗟默默生之無故兮

善曰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臣瓚曰先生謂屈原鄧展曰言屈原無過遇此禍也毛詩曰吁嗟鳩兮　濟曰默默失意貌生謂屈生也屈生無故有此禍也

斡棄周鼎寶康瓠兮

善曰如淳曰斡轉也史記音烏活切爾雅曰康瓠謂之甈李巡曰大瓠甈也甈丘列切　翰曰斡轉也周有九州之鼎言大鼎也康瓠瓜也言時君棄賢用不肖亦猶轉棄大鼎之器而寶其瓠瓜也

騰駕罷

五臣本作疲

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

善曰戰國策汗明曰夫驥服鹽車上太行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　良曰騰奔也言御車者但奔駕其疲敝之牛乘其蹇跛之驢使良馬駕鹽車亦猶賢人在野小人在位驥良馬也

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

善曰冠當加首而以薦屨倒上為下故漸不可

久也儀禮曰士冠章甫殷道也　銑曰章甫冠也薦籍也冠之在上履之在下章甫薦履者謂以冠踐籍於足以履之也喻賢在下此為亂之漸也其國不可久居之

嗟苦（五臣本作若）先生獨離此咎兮訊（信）曰已矣（善曰應劭曰嗟咨嗟苦勞苦屈原過此難也張晏曰訊離騷下章亂辭也　向曰訊告也此總告前意亦如亂曰之類也已止也言止矣不可咨嗟之意也）

國其莫我知兮獨壹鬱其誰語（濟曰國謂君也言君既不知我心獨聚憂思誰與語事者也壹鬱謂聚憂也）

鳳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善曰張晏曰史記音漂匹遥切　翰曰漂漂高飛貌逝往也）

襲九淵之神龍兮沕（眛）深潛以自珍（善曰張晏曰音義曰襲覆也猶言察也莊子曰千金之珠必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張晏曰沕潛藏也　向曰襲猶察也）

言察於神龍則知藏於深淵之處可以自珍寶也言君子在亂世可以隱也

偭面蟂古堯獺他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質螾音引善曰應劭曰蟂獺水蟲害魚者偭背也韋昭曰蝦蝦蟇蛭水蟲食魚者也螾丘螾也偭然自絕於蟂獺況從蝦與蛭螾也蝦音遐　銑曰偭殊也蟂獺水蟲食魚者蝦蝦蟇也蛭螾皆水蟲也言神龍之德且自殊於蟂獺以隱處於深淵之中豈復隨從其小蟲也君子但避亂世以隱居不可與小人從仕

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善曰莊子曰宣尼見蜹丘之將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郭象曰進不榮華退不枯槁也　翰曰騏驥良馬也言君子之德遠避濁世則如良馬見係絆而羈束也及其用之乃騁千里之道其不用與犬羊之才無異也

般五臣作盤

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李奇曰般久也紛亂應劭曰般音班或曰般桓不去紛紛構讒意也𨽗為舍人爾雅注曰尤怨大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不逝之故罹此咎 善曰言般桓不去離此愆尤亦夫子自為之故不可尤人也良曰言屈生盤桓於亂時不能避去遂及此罪亦屈生自為之故也盤桓不進貌紛亂離及尤罪也夫子謂屈生也歷九州而相其五臣本無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善曰言知時之亂當歷九州相賢君而事之何必思此都而遺放逐何曰言天下之君皆可輔相何必懷思此楚都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擊五臣本作搖增翮而去之善曰如淳曰鳳凰曽擊九千里絕雲氣遙遠也增高高上飛意也鄭玄曰擊音攻擊之擊李奇曰遙遠也增益也史記擊

字作翽文子曰鳳凰飛千仞莫之能致也禮記曰德煇動乎內險徵謂輕爲徵祥也　銑曰鳳凰喻賢人也言鳳凰高飛下覽有聖人之德者乃下而見於時也賢人亦擇明君乃事也千仞言高也　翰曰細德猶無德也言見時君無德左右姧險恣爲徵祥則搖舉羽翮而去也增舉也　彼尋常之汙烏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　善曰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莊子曰弟子謂庚桑楚曰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爲之制也　良曰汙瀆謂小池水也吞舟巨魚謂大魚腹中可容船也言小池水之中不能容吞舟之魚喻暗君亦不能用賢也　橫江湖之鱣五臣本作鱏音淫鯨兮固五臣作故將制於螻蟻五臣本作蟻螻　善曰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橫鱣鯨於汙瀆必爲螻蟻所見制以况小朝主闇不容受忠近之言亦爲纔賊小人所見害也鱣或作鱏史記鱣張連切鱏音尋莊

子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曰君不聞海大魚乎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 向曰鱓鯨亦大魚也以喻賢人蟻螻小蟲以喻讒佞人也言大魚横於江湖之中一朝失勢止於平陸為螻蟻所制蓋賢者失位遇讒佞之所害

弔魏武帝文并序

陸士衡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愾然歎息傷懐者久之善曰毛詩曰嘯歌傷懐 客曰翰曰假設客言以發意也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善曰

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尸子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同歸也

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 善曰國語曰楚子西歎於朝藍尹亹曰吾聞君子思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否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玄曰宿草謂陳根也 向曰臨見其喪殯之所則必悲哀也

今乃 五臣無乃字 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 銑曰以為世異時遠不可致情今之傷心是興哀於無情之地矣自魏武至機方百年故言也

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 良曰言機空知事未識人情亦可無之

機荅之曰 五臣本無此一句 夫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壞亦云數而已矣 善曰左氏傳曰秋七月壬午朔日有

蝕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蝕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至相過也其他日則為災陽不克也國語曰梁山崩伯宗問絳人曰若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　向曰日月歲凡十二交會而後分當此交會之際日月相掩故蝕也　銑曰山之崩倒謂年代積遠其土朽故也　濟曰言日蝕山崩亦自然運數而已

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善曰尚書曰高明柔克高明謂日月也　良曰日月在天故高明不免卑濁之累謂蝕也

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善曰穀梁傳曰沙麓崩林屬於山為麓沙山名無崩壞之道而云崩故志之也　翰曰山止於地而不動故常安也終嬰傾離之患謂崩也

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左迴

天唐獨坐謂中官左悺唐衡也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遺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莊子曰申徒兀者也謂子產曰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　向曰形骸內性命也言壯力亦不能起死者之命也迴天倒日力壯也

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

善曰崔寔政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寧民呂氏春秋公子牟曰心居魏闕之下許慎淮南子注曰魏闕王之闕也　銑曰夷平也魏闕天子門也

巳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

善曰尚書曰格于上下左氏傳楚靈王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也　濟曰上下謂天地言功雖至於天地者其死則藏之於小木之中也區區小也木棺也

光于四表者翳乎蕞徂外爾之土

善曰尚書曰光被四表左氏傳子產曰諺曰蕞爾之國杜預注曰蕞爾小皃也　良曰言德聲雖光明徧於四外者死則掩翳

乎狹小之土也表外也蕞爾小貌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翰曰弱情謂疾病也哀志謂將死也長筭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善曰筭計謀也迹功業也思玄賦曰盡遠迹以飛聲　向曰長筭遠跡謂平生謀長遠之事也短日促路生命窮盡也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頹岸乎銑曰特獨也瞽史掌日蝕之官黔黎百姓也言豈獨日蝕山崩可為變異之怪乎則人命亦可傷也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善曰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作顧命爾雅曰冢大也左氏傳里克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故曰冢子謂文帝也毛詩曰貽厥孫謀　良曰謂觀武帝臨終顧命於太子使其嗣位遺謀於四子也冢嗣長子也貽遺也四子謂丕植彪章也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

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翰曰武帝自謂四子云吾在軍中所持法皆是也當依而行之至於有小忿怒及大過失汝等勿學我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善曰聲類曰讜善也濟曰讜正也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善曰魏略曰太祖杜夫人生沛王豹及高城公主四子即文帝以下四王也太祖崩文帝受禪封毋弟彰為中牟王植為雍丘王庶弟彪為白馬王王又封文弟豹為侯然太祖子在者尚有十一人今唯四子者蓋太祖崩時四子在側史記不言難以定其名位矣向曰持執也姬衆妾之摠名也女武帝有小女後為高城公主豹武帝小男名豹時年五歲後封沛王武帝臨死時執此孩幼以示四子云以此重累汝輩因下泣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

愛子託人善曰孟子曰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列子相室謂東門吾曰公之愛子也銑曰愛子則豹也託人謂託於四子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善曰言人命盡而神無餘身亡而識無存今太祖同而得之故可悲傷也鄭玄禮記注曰死言精神盡也翰曰性命同歸乎盡滅者則無餘勢也而得乎亡沒者無有存具感神者謂武帝平生威勢一朝已盡而無感也然而婉孌力婉房闥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善曰班固漢書哀紀述曰婉孌董公力婉切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緜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幾近也銑曰婉孌從順貌綢繆相親貌幾近也密猶細也言遺令於房闥家人則近於細碎也又曰吾婕妤妓人皆五臣無皆字著陟略銅爵五臣作雀臺善曰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爵臺

良曰著置也武帝又有遺令云使妓人置歌樂於臺上銅雀臺名於臺堂上施八尺牀五臣本作六尺牀張善本無張字繐歲帳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繐向曰繐細布而疎者以為靈帳之裙朝晡上五臣本作餔脯糒之屬善曰漢書東方朔曰乾肉為脯方武切說文曰糒乾飯也蒲秘切濟曰晡日晚時也糒乾飯也皆著於靈帳之前以祭焉月朝十五日善本無日字輒向帳作妓翰曰月朝一月也十五謂十五日也妓樂也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向曰汝等謂四子也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善曰舍中謂衆妾衆妾既無所為可學作履組賣之晏子春秋曰景公為履黃金之綦飾以組連以珠銑曰諸舍中謂衆妾

無所為者今學作履賣之組者以絲色飾之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陟略藏中良曰綬絲為之以貫玉佩也藏猶櫝中藏也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善曰令衣裘別為一藏是亡者有求也既而竟分焉是存者有違也求為吝而虧廉違為貪而害義故曰兩傷　翰曰既而武帝崩兄弟盡分其物也　向曰言亡人本可以勿求謂不可衣裳別為一藏也既有求則存者可以勿違令也令武帝有求是一傷也而四子違而竟分是兩傷也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去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善曰言愛是情之所厚故雖大

而必失之惡是行之所職故雖甚而必得之故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用其愛故可悲也尸子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咎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也無擇今人雖未得愛不得惡矣　翰曰人所愛者生也人理有死故必失生　銑曰人所惡者死也人生有涯故必得死矣　翰曰雖智慧安能去死雖平生有威力身從泯化安能固全其愛乎

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

善曰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論語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又曰子罕言利　良曰前識謂達人也罕希也言愛惡之事難保則達人不用心謀之聖人希能言及也

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

善曰愼子曰德精微而不見是故物不累於內　翰曰皆賢俊所不宜行之故可廢之也

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

善曰白虎通曰

天子崩臣子
哀痛憤懣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違善曰東都賦曰系唐統接漢緒荅賓戲曰王途蕪穢周失其馭蔡邕釋誨曰王途壞人極弛漢書元帝詔曰政令多違　向曰緒業也塗道也佇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善曰以龍喻太祖也重淵九重之淵也揚雄釋愁曰懿神龍之淵潛逸慶雲而將舉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　銑曰佇待重深也育鱗謂潛龍也慶雲瑞雲也遐遠也言魏武待時育德乃撫拂於雲天而飛也言天命相感有如龍雲也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善曰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載行也　翰曰載行也摧羣雄而電擊舉勍敵其如遺善曰左氏傳子魚曰

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杜預曰勍强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取楚如拾遺 向曰電擊言如電之威也勍强也如遺謂擊强敵如拾遺於地言易也

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

善曰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也 良曰八極天下也略取也翦謂除翦暴亂也綏安也言天下可手指麾而遠取之除翦暴亂而後安百姓

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闈

善曰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 范曄後漢書曰梁太后詔曰周舉在禁闈有密靜之風 翰曰釐理也三才天地人事也禁闈謂天地之闈元氣閉塞如禁門之不通而武帝皆開之啓開闔門也

舉修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徽

善曰老子曰大音希聲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 濟曰漢末政大亂禮樂崩壞而武帝舉修法網將絕復理且國家之政猶音聲也若

音之失調則亂也故武帝又繼大音之樂

掃雲物以貞

調者復致太平紀理紐繼解失徽調也

觀要萬塗而來歸

善曰雲物喻羣凶也左氏傳曰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周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來歸歸之於已也　翰曰言掃除羣凶以致天下清平之理使天下殊塗而來歸其德焉雲物喻羣凶貞觀猶清平也要猶使也萬塗猶殊塗也

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

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禮記曰天無私覆淮南子曰為帝異道而德覆天下楚辭曰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宏普也　向曰宏普也

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

善曰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股肱毛詩曰奄有九有老子曰天下樂推而不厭　翰曰濟成元大也九有謂天下也言能成功於天下則舉一世羣推其高德也

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

善曰

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于西也杜預注曰造成也　向曰造成臻至也將覆簣於浚谷擠子為山乎九天善曰論語孔子曰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擠墜也孫子兵法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銑曰將覆簣為山於深谷之中謂立大業也為山將至九天忽山頹謂大功既成而死矣覆簣謂盛土以覆之將為山也浚深也擠墜也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善曰周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鄭玄曰言窮其義理盡人之情性以至於命吉凶所定又曰研猶思慮也　良曰凡事至於窮理盡性則非長計所能研研精而知也謂死生事在其中而無定也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遥於門歌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　濟曰臨川有悲謂逝者不息如流是可悲矣良材之人於國

如屋有梁今死矣如梁木之顛墜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善曰大命謂天命也尚書曰天監厥德用集大命 翰曰言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得病是大命之患也三八謂二十四也艱猶患也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善曰史記李斯曰當今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法言曰仲尼駕稅者也李軌曰稅舍也 曰稅捨也捨駕言死也惟降神之緜邈眇千載而遠期善曰降神謂生聖智也千載一出故曰遠期也毛詩曰惟嶽降神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想思而不可得見者也 銑曰降神謂天生聖智也緜邈遠也言聖智生自幽遠也千載遠期謂千年一聖即武帝應之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善曰茲此也此太祖也論語曰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

如予何曹植大魏篇曰大魏膺靈符天祿方兹始春秋孔演圖曰靈符滋液以類相感　良曰信此神武之道未表故武帝當靈應之符在此也膺當也善曰

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

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漢書曰文昌宫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　濟曰文昌殿名言受王位於文昌殿故云龍飛也當受命時非武帝心所悅欲之蓋天命也

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劉備固險距守五月引軍還長安陳思王述征賦曰恨西夏之不綱毛詩曰陳師鞠旅魏明帝自惜薄祜行曰出身秦川爰居伊陽　翰曰西夏謂劉備也鞠養也旅衆也泝度也舉旗謂戰也言憤見劉備練兵養衆圖中國乃度秦川而與戰也

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

而成災善曰毛詩曰宅是鎬京荅賓戲曰周望兆動於渭濵尚書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公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公歸王翌日乃瘳孔安國曰翌日明日也瘳差也　向曰踰過也鎬京長安也不豫謂有疾也渭濵亦長安城也疑謂病甚也言代劉備過長安乃得病却至長安城而病甚重也　銑曰翌明也成災謂疾甚重也言遇疾之時冀明日乃瘳何至四十日而甚重也彌甚也詠歸塗以反旆登崤澠而揭去謁來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東京賦曰乃反旆而迴復漢書王莽冊命王寄曰崤澠之險東向鄭衛新序大臣曰洛陽西有崤澠思玄賦曰迴志揭來從玄謀　濟曰言疾病既甚言尋歸塗以反旆也崤澠二山名揭來言歸去來也旆旗之屬也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至洛陽庚子王崩尚書曰東至於洛汭尚書曰疾大漸惟幾

病曰臻既彌留尚書曰帝念哉　翰曰次至也洛汭東都也大漸謂病重將死也念哉戒令也臨終留顧六軍之士戒誓無有二心也

伊君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

善曰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　向曰伊惟也赫奕盛貌寔實也言實終古所難有也

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

善曰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田邑與馮衍書曰欲搖太山而盪北海　銑曰先天謂威勢為天下所先而才德蓋偏於當世盪動也言勇氣一鼓動海拔山也

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強而不殘

良曰奚何也殘殺也言難險必濟也雖強必殺也

每因禍以提福亦踐危而必安

善本作禔　善曰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禔福說文曰禔安也時移切　濟曰提猶致也雖言行征伐則為禍也誅暴亂以安百姓是為致福也雖

涉踐危險其志安憂國之深也如

迄在茲而蒙昧慮喋閉而無端

善曰楚辭曰口喋閉而不言喋巨蔭切 翰曰迄至也蒙昧謂疾重不曉事也喋閉謂不開口也言至此疾重之時慮其閉口則無遺令之端也

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

善曰鶡冠子曰從祀委命鵩鳥賦曰縱軀委命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向曰委棄身命以待死終痛沒此世而永言後事有所

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積歎平聲

銑曰頹歎謂悲思隕絕悲泣也

追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平聲

善曰楚辭曰我營魄而登遐老子曰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經護為營形氣為魄 良曰迨及也營魂也音翰謂作遺令也言及魂魄未離其形體假借餘息之氣以作遺令也

執姬女以嚬瘁指季豹而漼麁賄焉

善曰孟子

曰嚬蹙而言嚬蹙謂人嚬眉蹙額憂貌也漼涕泣垂貌濟曰姬女小女也季豹小男也嚬瘁謂蹙眉而憂也漼深悲貌謂遺囑於四子也

氣衝襟以鳴咽五臣本作嗚呼涕垂睫而汍瀾善曰蔡琰詩曰行路亦鳴咽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淚承睫涕出漢書息夫躬絶命辭曰涕泣流兮萑蘭臣瓚曰萑蘭涕泣闌干也萑與汍古今字同　翰曰鳴呼謂悲多不得言也汍瀾淚疾流貌

違率土以靜善作靖寐戢彌天乎五臣本作以一棺善曰毛詩曰率土之濱古詩曰潛寐黃泉下毛萇詩傳曰戢聚也彌天喻志高遠也尚書五行傳曰雲起於山彌於天淮南子曰吾死也朽有一棺之土　向曰言其違弃天下以死也乃戢斂彌天之大德於棺之中也率土猶天下也靜寐猶死也

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善曰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　銑曰咨嗟

宏大峻高邈遠允信也 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 善曰穀梁傳曰先君有正終後君有正始也 良曰恤憂也肇初也言臨死始有抑揚之氣 援貞吝以惎 渠記 悔

雖在我而不臧 善曰言為履組及分香令臧衣裘是引貞吝之道教為可悔之行也周易曰自邑告命貞吝毛詩曰何用不臧 濟曰援引也貞正也惎教也臧善也言引其正道吝悔之事以教其四子不善者則可改悔雖已身亦為不善也謂上序所云吾小忿大過不當效者是也 惜內顧之纏緜

恨末命之微詳 善曰西京賦曰嗟內顧之所觀張堅與任彥昇書曰纏緜惠好庶躡高縱尚書曰道揚末命也 翰曰內顧家事也纏綿親密也微細也詳悉也此機言武帝之德甚高但惜其臨終下節乃於姬妾親密遺令細碎詳述之甚也 紆廣念 五臣作家人 於履組 向曰謂遺令云學作履組

賁之也塵清慮於餘香銑曰謂遺令云餘香分與諸夫人結遺情之五臣本作於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善曰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毛詩曰窈窕淑女漢書郊祀歌曰神之出排玉房　良曰法服謂平生衣服也窈窕美人貌玉房即銅雀臺上以玉飾也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善曰禮記曰孔子謂明器者備物而不可用說文曰倡樂也謂作伎人也　濟曰宣布也備物謂平生所用物也虛器言虛設終不見用也倡女樂也即向帳作妓之事也矯感五臣作慼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善曰家語曰子貢問居父母之喪子曰戚容稱其服悲辯曰長太息以掩涕　翰曰此謂衆妓妾奏樂不見君王故憂悲也矯舉也慼憂也赴節謂赴曲之節會也薦進也物無微而

不存體無惠而不亡善曰言服玩雖微而必存儀形無善而必逝言物在而人亡也家語孔子謂哀公曰君入廟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　向曰言物之雖微必有長存者人體雖有恩惠無不亡也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善曰響像音影之異名魯靈光殿賦曰忽縹緲以響像孫卿子曰下和上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苟形聲之騎沒雖音景其必藏善曰音以應聲景以隨形形聲咸已騎沒影響故亦必藏也鶡冠子曰景則隨形響則應聲也　銑曰形騎則景滅聲沒則音藏音響景影也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良曰微謂也糒乾飯也言雖進脯糒誰復嘗而食之悼繐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善曰毛詩曰殷土茫茫　濟曰悼痛也茫茫草木貌登爵五臣本作

雀臺而羣悲貯直呂美目其何望平聲善曰字林曰貯長貽也博雅曰貯視也貯與貯同毛詩曰美目盼兮翰曰張目視曰貯言美人張目遠視終不見君王是亦何望也既睎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平聲協韻善曰禮繁則易亂厚葬則傷生能遵簡薄所以遺累詩緯曰齊數好道廢義簡禮宋均曰簡猶闕也漢書劉向曰賢臣孝子亦命順意而薄葬史記曰因其俗簡其禮也向曰機言我望古人奢華以為遺累信可以簡略於禮而尚薄葬也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善曰言裘紱輕微何所有而空遺塵謗而及後王銑曰謂遺令云吾衣裘別為一藏後為四子所分終亦何有也乃遺塵黷之謗於後世帝王也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善曰言情留存乎大戀雖復上聖亦不能忘故可嗟也良曰嗟其大戀愛所在心者雖

賢哲之士不能忘情也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祭文

祭古冢文一首并序

謝惠連善曰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為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義康修東府城城塹中得古冢為之改葬使惠連為祭文留信待成也濟同善注

東府掘城北塹入丈餘善曰丹陽記曰東府城西則簡文會稽王時第東則孝文王道子府道子領揚州仍住先舍故俗稱東府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塼甓步覓反善曰毛萇詩傳曰甓瓴甋也今謂之塼　翰曰封界也域牆也以木為槨中有二棺正

方兩頭無和善曰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曰昔王季歷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高誘曰棺題曰和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善曰禮記曰孔子曰明器者神明之器也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為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善曰說文曰棖杖也宅庚切然南人以物觸物為棖也廣雅曰撥除也補達切　銑曰應手即破如灰滅也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善曰漢書曰武帝罷半兩錢行五銖錢也　良曰五銖謂上有銖字蓋漢朝所用也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胡隔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善曰爾雅曰瓠犀瓣說文曰瓣瓜中實也白莧切一作辯字音練瓣與練字通　濟曰瓜瓣謂瓜中子與肉內

心也　翰曰出散在棺外也　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　向曰公謂彭城王也城者謂築城人也　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爲之號曰冥漠君　五臣本無君　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録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漠君之靈

忝總徒旅版築是司　銑曰旅衆也版築謂牆版築杵也司主也　窮泉爲塹聚壤成基　良曰窮泉言深也壤熟土也　一椰既啓雙棺在兹捨畚　本　悽愴縱鍤漣洏　善本作而　善曰左氏傳曰宋災陳畚揭杜預曰畚簣籠也揭居局切爾雅曰鍬謂

之鍾周易曰泣血漣如杜預左傳注曰而語助也　濬曰畚土籠也鍤鍬也漣漣洏流涙也　芻靈已毀塗車既摧善曰禮記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也　翰曰芻草也言束草為人馬也塗車以塗為車即明器也　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盎或醯醢善曰爾雅曰盎謂之缶又曰肉謂之醢郭璞曰肉醬也音海說文曰醯醋也呼蹄切　向曰几筵墓中所設靈座也糜爛腐朽也俎豆皆食器也盎瓦器也醢肉醬也醯醋也　蔗傳餘節瓜表遺犀五臣本作餘　善曰爾雅曰瓠犀瓣說文曰瓣瓜中實也白莧切　銑曰犀瓜瓣也　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為壽為夭寧顯寧晦銘誌堙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善曰寡婦賦曰潛靈邈其不反　良曰今時人誰為子後嗣曩

古之人誹為子之先祖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善曰毛詩曰百堵皆興濟曰七尺曰仞五版曰堵皆謂牆高下長短墉不可轉壍不可迴翰曰墉牆也言牆壍既作不可曲轉以迴避此冢也黃腸既毀便房已頽循題興念撫俑五臣本作櫬增哀善曰漢書曰霍光薨賜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便房塚壙中空也埤蒼曰俑木送人葬也餘腫切俑或為偶偶刻木以像人形五苟切向曰以柏木黃心累在棺外謂之黃腸也房墓中室也題棺兩頭也櫬棺也射聲垂仁廣漢流渥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曹褒遷射聲校尉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褒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絶無後者故不得埋掩褒為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

設祭以祀之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轉廣漢太守先是雒陽城南每陰常有哭聲聞於府中寵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勑縣葬埋由是即絶也 **祠骸府阿掩骼**格 **城曲** 善曰禮記曰孟春之月掩骼埋胔鄭玄曰骨枯曰骼音格良曰祠祭也府東府也阿亦曲也骸骼並骨也掩藏也 **仰羡古風為君改卜** 善曰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 濟曰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此為古風也謂卜改葬也 **輪移北隍窀穸**五臣本作穸窆 **東麓** 善曰說文曰城池無水曰隍音皇左氏傳楚子曰窀穸之事杜預曰窀厚也穸夜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穸葬下棺也穀梁傳曰林屬於山為麓 濟曰輪葬車之輪也隍城池穸窆墓中埏道也山足曰麓 **壙即新營棺仍舊木**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壙謂冢中也棺或為遂非也 向曰壙墓也 **合葬非古**

周公所存善曰禮記武子曰合葬非古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　銑曰言夫婦合葬非古有也自周公以來存此禮也敬遵昔義還祔雙魂善曰禮記孔子曰魯人之祔也合之鄭玄曰祔謂合葬也　良曰祔合也本有二棺今還合雙魂而葬也酒以兩壺牲以特豚濟曰特一也幽靈髣髴歆我犧樽嗚呼哀哉五臣本無此一句　善曰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幽靈潛翳李康髑髏賦曰幽魂髣髴忽有人形禮記曰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牲尊用犧象也許宜切　翰曰畫牛於樽故云犧樽也

祭屈原文一首

顏延年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之為始平太守之郡道經汨潭為湘州刺史張邵

作祭屈原文以致其意　向注同

維有宋五年月日銑曰少帝即位之五年湘州刺史吳郡張邵善曰沈約宋書曰張邵字茂宗吳郡人恭承帝命建旟舊楚善曰賈誼弔屈原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周禮曰州里建旟鄭玄毛詩箋曰謂州長之屬陸機高祖功臣頌曰舊楚是分　良曰旟旗幡之流也以鳥毛為之刺史則建之行則引之於前湘州蓋舊楚地也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善曰楚辭曰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之蔽壅又曰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　濟曰屈生懷沙石自沈於汨羅之水離騷經云遺余珮兮澧浦遺即棄捐之意弭節羅潭艤魚几舟汨渚善曰楚辭曰路漫漫其悠遠夕弭節而高厲漢書曰烏江亭長艤船待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艤

翰曰弭節謂止駕也艤舟謂船附岸羅潭汨渚屈生自沈處也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善曰王逸楚辭序曰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並官名蘭薰而摧玉縝五臣本作貞則折善曰語林曰毛伯成負其才氣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蒲芬艾榮管子曰夫玉折而不撓勇也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縝密以栗智也鄭玄曰縝緻也　銑曰蘭以香人好而採故多摧也玉以貞白人皆實而琢故有折者人有才識亦亡身之本物忌堅芳人諱明絜善曰堅芳即玉及蘭劉熙孟子注曰白玉之性堅蔡邕度尚碑曰明絜鮮白珪　良曰明絜謂忠直也曰若先生逢辰之缺善曰賈誼弔屈原曰嗟若先生獨離此咎楚辭曰悼余生之不辰逢此世之匡攘　濟曰先生謂屈原也辰時也謂逢時君之道缺也温風

怠時飛霜急節 善曰溫風長物飛霜殺物也周書曰小暑之日溫風至京房占曰三月建辰風衰怠桓麟七說曰飛霜厲其末焱風激其崖　翰曰溫風所以養萬物而及於時也喻君以養人及時也飛霜之積至於堅冰喻讒言積乃見棄逐急節謂溫風忽然已變至於飛霜之時言政令苛急也 嬴芈 彊

遘紛昭懷不端 善曰嬴秦姓芈楚姓王逸楚辭序曰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懷王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大戴禮曰太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此屬太保之任也　向曰嬴秦也芈楚也是時秦昭王楚懷王遘紛為亂君道不正棄逐賢能也紛亂端正也 謀

折儀尚貞蔑椒蘭 善曰史記曰楚懷王既絀屈平秦乃令張儀事楚秦昭王欲與懷王會欲行屈平曰秦不可信王問子蘭蘭勸王行秦因留懷王王逸楚辭序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

之楚辭曰椒專佞以慢慆兮椒又欲充夫佩幃王逸曰椒大夫子椒也楚辭曰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王逸曰蘭懷王之少弟司馬子蘭也　銑曰儀張儀也尚靳尚也是時楚謀與齊為變以備秦兵乃為張儀靳尚等折之遂絕齊交也貞正也蔑輕易也椒楚大夫椒蘭懷王少弟子蘭也言屈生懷貞正之節而為輕易者蓋為椒蘭所譖也

身絕郢闕跡徧湘干

善曰郢楚都也毛萇詩傳曰干崖也　良曰絕遠也郢即楚也湘即水名干間也言其逝如湘江故跡徧其間也

比物荃蓀連類龍鸞

善曰韓子曰連類比物見者以為虛而無用王逸楚辭序曰善鳥香草以配忠貞虬龍鸞鳳以託君子　濟曰荃蓀香草也屈生作離騷以香草龍鳳喻君子鸞鳳瑞鳥也

聲溢金石志華日月

善曰金石樂也金曰鐘石曰磬吳越春秋樂師曰君王之德可刻之於金石史記太史公曰屈原蟬蛻於濁穢以浮

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翰曰金石言不朽也日月言光明也如彼樹芬善本作芳實穎實發善曰毛詩曰實發實秀實穎實栗　翰曰芬香也穎禾秀也言屈生猶如樹芬香之草也實秀發於時也望汨心歎許穀瞻羅思越善曰吳質荅東阿王王書曰精散思越良曰歎悲也越遠也言懷思古人故思遠也藉用可塵昭忠難闕善曰周易曰藉用白茅何咎之有夫茅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左氏傳君子曰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向曰塵久也苟藉順謟諛取用於時其可久矣蓋昭其忠信雖死難以闕也

祭顏光祿文一首

王僧達善曰顏光祿即顏延年也　五臣注同

維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顔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善曰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立也清明也　良曰道之尊德之貴相須而成焉禮者以仁義清其本也惟君之懿早歲飛聲善曰思玄賦曰盍曰懿美也　逺迹以飛聲　濟義窮幾彖文蔽班揚音盈協韻　善曰幾彖謂周易班班固揚揚雄也郭璞三倉解詁曰揚音盈協韻　翰曰幾彖易道也班班固揚揚雄言顔君之文蔽此二人也性婞剛絜志度淵英善曰楚辭曰鮌婞直以亡身兮婞猶直也　向曰婞直淵深英智也登朝光國實宋之華善曰班固漢書述曰弱冠登朝蔡邕陳太丘碑曰紆佩金紫光國垂勲國語季文子

曰吾聞以德榮為國華韋昭曰為國光華　銑曰言賓為宋國之華英

才通漢魏譽浹龜沙

善曰漢書曰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尚書曰西被於流沙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渡沙漠說文曰北方流沙　濟曰漢魏之時多賢才故言顏君才通於前代也浹及也龜茲流沙遠國名言其聲譽遠也

服爵帝典棲志雲阿

善曰言服爵雖依帝典而棲志實在雲阿言高遠也管子曰將立朝廷者則爵服不可貴也張華勵志詩曰棲志浮雲翰曰言衣服爵命雖奉帝典而棲志實在雲山之曲阿猶曲也

清交素友比景共波

善曰共波猶連波以喻多向曰言交友清絜而我接比光景共游波瀾也

氣高叔夜嚴方仲舉

善曰司馬彪續後漢書曰陳蕃字仲舉性方峻不接賓客　銑曰叔夜嵇康也仲舉陳仲舉也為豫章太守性嚴峻不接賓客時人畏之言顏君嚴明也方比

也逸翮獨翔孤風絕侶善曰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廣雅曰風聲也良曰言孤介不羣也流連酒德嘯歌琴緒善曰漢書班伯曰式號式呼大雅所以流連劉伶有酒德頌毛詩曰嘯歌傷懷琴緒緒引緒也濟曰流連言好也緒猶逸也游顧移年契闊宴處善曰何敬祖雜詩曰惆悵出遊顧毛詩曰死生契闊翰曰僧達與顏君交游顧盼嘗移年歲雖契闊為苦嘗同宴語居處也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善曰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秋乃死太素無形也向曰言春與游談賦詠至言人死後歸於無形也明發晨駕瞻廬望路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夕而至明也銑曰明發謂從神駕謂靈車早出也瞻廬謂視平生所居也望路謂凶儀在路也心悽目泫情條雲互善曰李陵詩曰仰視浮雲馳奄

忽互相踰良曰泫謂下淚條理也言情理忽失次而亂如雲之互更變也涼陰掩軒娥月寢耀善曰姮娥奔月故曰娥月周易歸藏曰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為月精濟曰言涼陰之氣掩蔽門軒也寢曜謂無光也微燈動光几牘誰炤翰曰几牘謂平生披讀典籍之處也雖有燈光誰用其炤曜也衾裯長塵絲竹罷調向曰長生塵也擊悲蘭宇屑涕松嶠善曰楚辭曰涕漸漸其如屑銑曰宇室也屑下也松嶠謂墓所也古來共盡牛山有淚善曰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泣唯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此泣而為流涕是曰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非獨昊天殲我明

懿善曰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濟曰言古來皆不免死非獨昊天喪我明美之德也殲喪懿美也以此忍哀敬陳奠饋五臣作敬奠于饋善曰蒼頡篇曰饋祭名也申酌長懷顧望五臣本作我歔欷嗚呼哀哉善曰范曄後漢書劉陶上疏曰喟爾長懷中篇而歎翰曰歔欷悲也

文選卷六十